



椿山课长还魂记

椿山課長の七日間

【日】浅田次郎 著 赖庭筠 译



诙谐动人的

无限温情

感悟生死真爱的心灵励志之书

一部能让人笑出声、哭出泪的非凡之作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椿山课长还魂记

椿山課長の七日間

【目】浅田次郎 著 赖庭筠 译

TSUBAKIYAMA KACHO NO NANOKAKAN

By ASADA Jiro

Copyright© Asada Jiro 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Japan

Chinese(in simple character only)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Japan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Taipei.

本书中译文由台湾高宝书版集团授权使用

版贸核渝字(2010)第 22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椿山课长还魂记 / (日)浅田次郎 著; 赖庭筠 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229-03306-4

I. ①椿… II. ①浅… ②赖…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1906 号

椿山课长还魂记

CHUNSHAN KEZHANG HUANHUNJI

[日]浅田次郎 著

赖庭筠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执行策划: 张慧哲

责任编辑: 刘学琴

特约编辑: 王春霞

责任印制: 杨宁

封面设计: 汝果儿设计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中青印刷厂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tougao@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0.75 字数: 330千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娑罗道

想不起来。不管怎么想，就是想不起来……

椿山和昭一面走在开满纯白娑罗花的路上，一面拼命地想着。这里到底是哪里？而我又是想要去哪里呢？

眼前这条宽广的马路，单向就有三个车道，它笔直得就像是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那一端；偶尔会有些速度很慢的车子经过椿山的身旁，行道上人影稀疏，他们行走的模样看起来也十分悠闲，大伙儿就这样缓缓地走着。

倏地，椿山察觉自己也是以相同的步调向前迈进，而后他在一棵行道树底下停住了脚步。他抬头仰望水嫩欲滴的绿叶，原来娑罗树也能长得这么高啊，此时，他想起了家门前的那棵娑罗树，白色的花苞已然微微绽放。这让他好不容易想起了一天的开始，就在今天早上，当他要出门的时候，在门口和妻子说了这样的话：

“这是椿树吗？”

“不是啊，这叫做娑罗树。”

“噢？没有听过这种树，不过还真是漂亮呢。”

“以前住在这里的人说，这种树一到夏天就会开出美丽的白花，所以希望我们不要把树枝截短。”

那是一个幸福的早晨。刚好比椿山小一轮的妻子，自从搬进这栋位于市郊的独栋房子以后，显得更加神采奕奕。儿子起初还眼泪汪汪地吵着不想转学，后来也爱上了这种公寓生活享受不到的悠闲感。椿山每天都会与儿子手牵着手，一起走到山坡下的分岔路口。

“今天早点回来哦，我们继续玩游戏。”

自从儿子升上二年级，就不再觉得背个大书包很痛苦了。

“今天不行啊……爸爸要和重要的客户一起吃饭。”

“又要吃饭？”儿子不禁叹了口气。

“爸爸，你不能喝太多酒哦！血压都已经那么高了。”这孩子简直就像他妈妈的翻版……到了路口，儿子松开他原本紧握的小手。“那你还是要早点回来哦！”

椿山边走边回首了几次。“要迟到啦，拜拜。”

不知道为什么有别于以往，儿子今天伫立在路口目送着椿山，一直到看不见他的身影为止。后来呢？还发生了什么事？椿山凝视着娑罗树盛开的花朵继续回忆……

对了，今天是“夏季大特卖”的第一天。椿山在一间百货公

司工作，“夏季大特卖”是每年都会举办的促销活动，其规模之大，其他百货公司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他们会在这个连续七天的活动上砸下大笔的预算，是因为这个活动举足轻重，攸关女装部能不能达成上半年的业绩目标。

话虽如此，但全馆目前的业绩比起去年来说，足足少了一成左右，在这么不景气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拟出一个比去年还要高出20%的业绩目标呢？这个数字到底是怎么来的？这是上个星期椿山在开会时质问部长的的问题。如果无法完成任务，椿山就是头号战犯，因为女装部第一课负责的是少女装与淑女装，光是这两个部分就占了女装部四成的销售额。

当然，已经拍板的目标又不能说改就改。行情好的时候，课长们可以自己审定每个星期的目标，也几乎都能达到预期的业绩。但近几年开始，却是由椿山无法插上话的部长级会议来审定业绩目标，也就是说，那个三上部长轻松地升迁之后，接下他卖场课长一职的椿山就此坠入万丈深渊。

部长笑着说，只要达到目标就可以功成名就啦。不，才没有那么简单，事实上，百货公司近几年的业绩不断下滑，一直处于无法达成前一年业绩数字的败战状态，很多负责卖场的课长不到一年就被换掉，可能是被调到乡下地方或是其他相关企业，可以说简直就是用裁员来平衡收支。

不管怎么样，椿山搭电梯回三楼卖场时这样想着。虽然一直到四十六岁才当上总店的女装部课长，但好歹这也是百货人的骄

傲。当初高中毕业的同期生，现在都还在负责送货、品管或是行政庶务的工作，相较之下，椿山已经算是“鹤立鸡群”，甚至还有能力买下中古的独栋房子。他不敢期望未来还能多显亲扬名，但他心想绝不能在这个时候被打倒，绝不能让这些小小的幸福被破坏。

若是以年资来看，椿山比部长资格要老，想当初，还是椿山教他怎么在卷标上打价格、怎么操作手推车的呢。其实能力并不是重点，让他们转眼间成为上司与下属关系的原因无他，只因为部长是庆应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是百货业界的候补干部。尽管再怎么不合逻辑，还是得默默承受……

上午十点，决定命运的时刻即将来临。这样讲一点也不夸张，因为特卖活动首日的业绩目标比任何一个周末都要来得高，而且百货公司活动的成功与否，检验宣传及广告的效果如何，从第一天的销售额就能大概预测整个星期的状况。

如果这个活动失败了，就不可能达成上半年度的业绩目标，若是在岁末时又惨遭滑铁卢，那么，椿山课长就没有什么“明年”可言了。

原本椿山很想一一告诫七个女店员以及三十个派遣员工，这次的特卖活动有多么重要，但他仍然还是把指示细节的工作交给岛田股长。岛田又年轻又高大，而且拥有异于日本人的面貌，就像是自大正时代起就站在中庭的那尊罗马雕像一般。与其端出椿山的扑克脸，岛田的一个微笑更能动员卖场的女兵们。

刚开店时的来店人数还算理想，上午十一点，椿山看了看当时的结算报表，便相信胜利在望。“什么卖得最好？”

岛田指了指手扶梯的人潮回答道：“手扶梯旁的花车商品，还有特卖会场的万元均一价商品。”

“货还够吗？”

“今天应该没有问题吧！”

广告策略奏效，使得特卖商品销路非常好。花车里摆放的是夏季针织品以及车缝成衣，而八楼的特卖会场则准备了十大排的长衣架，挂满了单一价的套装与连身洋装，全部都只要一万日元，由于都是不计成本的厂商赞助品，所以数量有限。岛田看着椿山说：“嗯……我还是跟厂商联络一下好了。”

“不用不用，我来联络。这下子一定得说服他们才行。”

岛田还是太嫩了，没有办法胜任这种必须强人所难的工作，于是，椿山课长在展示柜后方蹲下，开始打电话给素有往来的厂商。

“我知道你很为难，可是，我们之间的交情不只如此吧？样品或过季品都没有关系，只要打烊前再送一百件万元商品过来就好了。拜托！其他人也很帮忙啊。”

行情好的时候，百货公司的采购根本不需要这样低声下气。椿山就这样弓着身子不断地打着电话，汗流浹背的他，就连西装外套都像是能拧出水来。唉，如果要继续这份工作，就一定得减肥才行！

在那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清爽的微风吹拂着道路两旁的娑罗树，令人完全无法想象特卖活动会场的激烈战况。椿山将手掌举至额前，转身向后方的来时路望了一望，这里到底是哪里呢？

由于行驶在宽广道路上的车辆都以龟速慢慢前进着，椿山心想，会不会是什么抓超速抓得很严的观光胜地呢？人们缓缓地走在若隐若现的娑罗树影下，并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椿山忽然惊觉，这条路上竟然没有错身而过的行人，反向车道也完全看不见车子的踪影。他唤住正要经过身旁的年长男性，“不好意思，有件事情想要请教您一下……”

也许是百货人的天性，椿山的口吻极为谦和，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在脸上挂着有礼的微笑。“大家是要去哪里呢？是不是要去同一个地方呢？”

该名长者惶惶不安地说出了一个使椿山着实感到意外的答案。“我才想说要找个人来问问呢！”

“咦……也就是说，您也不知道为什么您现在会在这里吗？”

“对啊！完全不知道啊，只是觉得好像一定要跟着大家往前走才行，而且，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的心情好轻松哦。”

愁眉舒展的长者一面微笑，一面亲切地挥着手向椿山告别。

尽管没有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椿山还是稍稍松了口气，对于长者的那句“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的心情好轻松哦”，他感同身受。此外，他也觉得好像一定要往前走才行，于是他离

开行道树，起步追赶前方的人群。

百货公司于晚上七点半打烊，顺利达成首日的业绩目标，即使没说出口，那种感觉还是非常畅快。可是部长在看结算报表时的嘴脸，好像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就连一句“辛苦了”也没有说，椿山当场实在很想给他两拳。

“三上你不要搞错，现在的行情和你当采购时完全不一样，你到底知不知道我们有多辛苦啊？”

但事实上，椿山课长就连抱怨的时间也没有，第一天的活动结束后，他手边还有成堆的工作得处理。

第一个要做的就是重新配置卖场，将热卖商品摆在前方，而销路较差的就移到后面，椿山因此在最重要的三楼卖场与八楼特卖会场间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并适当地给予员工们指示。

看着满头大汗的椿山，岛田股长感慨地说：“再怎么节省经费，一打烊就把中央空调关掉也太夸张了吧。”

“我八点要跟厂商聚餐，之后就交给你喽！”

“好的，没问题，我会拨手机跟您联络。”

“万元商品的进货怎么样了？”

“有三个厂商已经把货送来了，现在就只差三光商会和Maple 两家，情况还真不是不错呢。”

“那是当然的呀，现在行情那么不好，每家公司手上都抱着一堆呆货，我今天晚上就是要跟三光商会聚餐，一定要他们乖乖地把库存吐出来。”

“课长，那就拜托您了，这可是事关重大呢！”

其他店员都认为反正不管怎么样，今年的业绩一定无法超越去年，所以整个卖场死气沉沉的，但也因为如此，椿山与岛田更得打起精神来才行。椿山与岛田两个人并肩走在停止不动的手扶梯上，椿山开口问道：“你是部长的大学学弟吧！”

“是啊……”，岛田有点难为情地低声说道，“部长是我学长没错，怎么了？”

“那你就赶快升一升，接下我手里的棒子吧，我真的快累死啦，好想去仓库点点货就算了。”

椿山刚进公司时，大学毕业与高中毕业的员工大概是一半对一半，学历就是人事调整的决定性因素，但在十年之后，百货公司就不录取高中毕业生为正式职员了，所以岛田也不可能了解低层员工的心情。

“课长您不累吗？”

“其实也还好，只是我得减肥才行，我这是压力型肥胖啊……”

一想到聚餐，椿山就怎么样也提不起劲来，经济不景气使得猪羊变色，百货公司与厂商的立场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心想，三上部长一定没有向厂商低过头吧。

当他只身走出员工专用出入口，踏入深夜的街道，便开始觉得头痛。那巨大的痛楚在他点燃香烟之后，更是自颈部不断地冲上脑门。

岛田那句“您不累吗”，让他心里一惊。说实在的，已经连

续两个星期都没有放假了，会觉得疲倦也是很正常的事，但椿山心想这种事竟然还要部下来提醒，他真是脸上无光啊。他一只手撑着脖子，另一只手试着翻开记事本，心想，等特卖活动结束后，休个三天假好了，自从加入健身俱乐部，只去过一次而已，不如趁这个机会，到俱乐部去运动一下，看看能不能瘦个3公斤。

尽管时间已经超过八点，聚餐也迟到了，他还是觉得得在门口抽一根烟再走。墙上贴着一张“禁止下班后边走边抽烟”的公告，唉，百货公司就是爱定这种莫名其妙的规定。结果下班时出入口外都会出现许多萤火虫围绕着石油空罐，椿山觉得这种景象更不像样。

过了一会儿，他将还很长的香烟放在石油罐上，迎向带着微微凉意的夏日夜晚，为了拭去秃额上的汗水，他一面走一面拿出手帕。此时，几个女店员经过椿山的身旁。

“辛苦您了！”

“嗯，你们也辛苦了。”

三名三光商会的员工已早一步抵达离百货公司不远的餐厅，并进入包厢用餐。

“椿山先生，我们已经先开始了呢！”

“真是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想当初市场好的时候，这些厂商怎么可能先动筷子，一定都会捺定性子，正襟危坐地等着，这几年来，百货人的声势已经跌入谷底了。

真想让我三上部长看看这种场面……在过去，就算无法达到业绩目标，他大可把错推到厂商身上——卖不出去不是百货公司的错，而是因为你们的商品太差了，所以三上每次面对厂商时都是一副目中无人的态度。

“椿山先生，要我们再送一百件万元商品，也太为难我们了吧……”

“哎呀，不要一开始就讲这种话嘛，我们也是很拼命地在做啊！”

“今天我们可是仁至义尽，再来可能就没办法了哦。”

“不不不，接下来我们才更要拜托贵公司了呢。”

椿山替对方斟酒时，忽然觉得非常想吐。“不好意思……”

他急急忙忙起身走出包厢，就连鞋子也来不及穿，方才喝下的啤酒在腹中翻搅，真奇怪，怎么会忽然觉得想吐呢？他一进洗手间，随即像是中毒似的吐出许多秽物，连腰都闪到了。

拿出手机，他拨了通电话给岛田，“你能不能马上赶过来？我身体不太舒服，应付不了了……”

岛田问道：“您还好吗？”当然就是不好才会打电话给你啊。

“我没关系，反正你一定要说服三光他们把货送来，有多少要多少，不惜代价……”椿山说出餐厅的名字后就倒地不起。他不断地冒冷汗，也无法叫出声来，只能把手伸出门外，勉强地挥了一挥，此时，餐厅的服务生尖叫大喊：“是三光商会的客人！”

等一下，三光商会的客人……吗？这样说来，我才是被招待

的人吗？虽然照理来说应该是这样没错……

接下来只听见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好多人围在他的身边，“你怎么了？椿山先生！”

“不能移动他的身体，快点叫救护车来！”

“喂！撑住啊！救护车很快就来了！”

他全身无法动弹，三个男人与服务生的脸，遮住了日光灯的光芒。

“是脑溢血吗？”

“也可能是心脏病，脸色都发青了。”

“救护车怎么这么慢啊，该糟了！”

我只是太累了，只要让我躺一会儿，休息一下就会没事的啦，眼前重要的是岛田能不能说服他们呢？椿山微微动了动嘴唇。

“他说什么？”

“椿山先生，你先不要说话了。”

“到底在说什么？啊？”

一名男子试着将他的耳朵凑近椿山，只听见椿山如风一般轻声说道：“万元商品，拜托，有多少……”

突然，他眼前迅速浮现妻子与小孩的脸庞，紧接着就是一片黑暗。

右前方有间白色的房子，是一栋四层楼、外表清洁的建筑物，给人一种公务机关或学校的感觉。

神奇的是，所有行人与车辆都一一被吸进这栋房子的入口，

但让椿山感到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全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感到舒畅无比，尽管怎么样也想起自己在餐厅昏倒后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此刻的他觉得自己就像回到了青少年时代，无忧无虑、好不轻快。

如同百货公司广播般的澄净声音，自房子顶端的扩音器流泻，“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地方，请大家不要担心，依照人员的指示向前行进；也请不要与身旁的人窃窃私语，有任何不了解的地方都没有关系，只要沿着指定的方向整齐前进就可以了。”

一位穿着整齐的老妇人拉了拉椿山西装的袖子，小心翼翼地问：“请问一下……”

“什么事情呢？”

椿山下意识地在身前交叠双手，一如他在卖场时的姿势。

“我是从千太木日本医大来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真的是满头雾水……”

可以感觉得出来，这位老妇人应该出身富裕。而她的问题让椿山犹豫了，因为回答“不知道”、“不明白”是百货人的禁忌。

“似乎有非常多年长者呢，其实我今年也七十四岁了，我想您这么年轻，应该比较了解情况吧。”

“真的是非常抱歉……”椿山边说，边将老妇人的手自西装袖口移开。“您说您是从日本医大前来的，请问是学校的医院吗？”

“对啊，我得了很严重的肝癌，腹部还积了非常多的水……哎呀呀，积水都消失了呢！”老妇人抚着她的紧身裙，忍不住笑

了出来。

“其实，我的身体原本也很不舒服呢，现在却觉得好轻松，而且一点儿也不觉得累。”

“大家明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呢……”

“嗯……其实看表情就大概能知道谁明白、谁不明白了。”

此时，他们看见门旁有一位穿着制服的职员。

“我们问问看那位先生好了。”

“问这里是哪里吗？我觉得他可能不会回答我们啊……”

老妇人还是不肯放弃，她拉着椿山的手靠近那位先生，那位先生虽然看起来像是个警官，但他的表情却如同僧侣般平静。

“请不用担心，沿着这条路直走就可以了。”

“可是……”

老妇人不顾他的笑脸，直接问道：“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想的，可是这一定有哪里搞错了。你叫我们不要担心，可是一直到刚才，我身上都还插满管子躺在加护病房的床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椿山打从心里觉得自己能够碰到这位老妇人，真的是太好了。也许是上班族的习性，他总是不自觉地听从他人的指示，没有办法理直气壮地要求一个合理的交代，而她替他说出了心里所有的疑问。

“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一直到刚才，我都还觉得自己是在做梦，但与这位年轻人谈过之后，才知道这根本不是梦……我一

定得赶回医院才行啊，我的儿子、媳妇还有孙子，大家都来医院看我了，更何况我的二儿子，还是放下手边的工作，特地从美国赶回来的啊！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才行啊！”

椿山心有戚戚焉，他也觉得这一定是哪里搞错了，明明自己还在餐厅跟厂商讨论万元商品的事情，原本以为自己是因为喝了劣酒才会昏倒，可是又不像是这么一回事。而且，如果只是因为喝醉就失去一个晚上的记忆，那也太可怕了，身为一个课长，怎么可以在特卖活动的第二天就旷工呢？我一定得快点回到卖场才行！

“请冷静一下，不要那么大声。”

职员试着安抚老妇人的情绪，并将他们带到一棵高耸的娑罗树下。大门旁的两棵大树，也开着满满的白色花朵。

“你不要再啰唆啦！真是搞不清楚状况啊你。”

一名穿着短褂的老人家恰巧经过他们身旁，对老妇人的发言嗤之以鼻。

“听清楚了，老太婆，你已经往生啦！不要拖拖拉拉的，快点往前走。”

“往生”这两个字狠狠地刺入椿山的胸口。

“老太太，您了解了吗？”

站在如云如雾的花海下，职员轻轻地拍了拍老妇人的背，椿山用眼角瞥了她一眼，只见她的嘴角挂着一抹苦笑。

“您还好吧？”